

T 9117 / 4344 (36)

續新齊諧

二

續新齊諧第四

帝流漿

隨園戲編



方延濟善規術其主規者每年必有一仙戊子主規者
陳真人字髯翁善與眾談論一日眾人以溺鬼必帶羊
臊氣是何緣故陳云凡人魄入地沾水即臊河中皆淤
泥本多積穢魄漬其中七日即作羊臊氣凡河水鬼帶
羊臊氣者不能崇人必五年之後無此氣便能禍人又
云焚死之鬼五體不全必覓伴合併而後能成形或二
三人合併不等其併法老不併少男不併女又云凡草

木成妖必須受月華精氣但非庚申夜月華不可因庚申夜月華其中有帝流漿其形如無數橄欖萬道金絲纒纒貫串垂下人間草木受其精氣卽能成妖狐狸鬼魅食之能顯神通以草木有性無命流漿有性可以補命狐狸鬼魅本自有命故食之大有益也

討亡術

杭州陳以達善討亡術凡人死有未了之事者其子孫欲問無由必須以四金請陳作術其術擇六歲以上童子一人與亡人素相識者命其閉目跌坐在童子背後書符于其頂其符內有果齋寢炁入埃白辰八字其時

命家人燒甲馬于門外書畢卽瞑目睡去見當方土地背負一包裏牽馬命騎同至冥司尋亡過人詢悉其生平未了之事畢卽蘇其術尤甚行于杭城布政司房司房土地相沿爲漢蕭何汝以達何等人敢以邪術驅遣呼曰我乃漢丞相蕭何汝以達何等人敢以邪術驅遣我爲童子背包牽馬因汝誦太上元經來教我不敢不遵此後如敢再爾吾將訴之上帝卽加陰誅陳貪利不改一日行法土地乃領童子經由枉死城中見斷體殘肢猙面惡鬼提頭擲骸遍滿馬前童子驚駭而寤以後不敢再奉其法陳不得已復教以劄訣命童子手中執

一劔仍誦前經土地復領至前所童子遵卽舞劔斫殺
數鬼衆鬼號呼忽見空中金光萬道衆鬼喜曰關帝降
矣見土地揖于帝馬前喃喃不知作何語有頃牽童子
馬至帝前帝諭之曰我念以達老奴才奉太上元宗之
教故不忍卽滅其法汝可傳諭他以後倘敢再行其術
我當卽斬其首乃命周倉以青龍刀背擊童子一下童
子大叫而醒嗣後遂絕志不復從陳受法陳久之益貧
無所得食偷于他處復行其術是年秋夢至錢唐門外
黑亭子潛見一木榜上羅列其罪當于九月十三日誅
斬妖人陳某醒後畧不爲意稍稍自其夢于人至期有
好事者欲驗其言往至陳家見陳身易道服遍體書符
口誦經咒似有解禳之法良久忽大叫云被斬被斬衆
云汝尙能言何以云被斬答云幸我魂多斬之不死然
亦不能久延矣未幾病死視其頸皮肉雖好而內骨已
斷矣

學竹山老祖教頭鑽馬桶

湖廣竹山縣有老祖邪教單傳一人專竊取客商財物
其教分兩派破頭老祖卽竹山師弟學此法者必遭雷
擊學法者必先于老祖前發誓情願七世不得人身方
肯授法避雷霆須用產婦馬桶七箇于除夕日穿重孝

麻衣將三年內所搬運之銀排設于几叩頭畢遂鑽馬
桶數遍所以壓天神也有江西大賈夥計夜失去三千
金且視箱篋絲毫不動惟包銀紙有蟲蛀小孔而已因
記船過襄陽有搭船老翁借居艙後每晚輒焚一炷香
向空三揖三拜口喃喃誦咒聽之不解疑卽竹山邪教
也識者包銀用紅紙四面以五穀護之則其法不能行

關帝現相

桐城姚太史孔鋹云曾于北直某觀察署請乩仙判事
署中親友齊集惟觀察年家子某靜坐齋中不出或邀
之曰乩仙不過文鬼耳我事關聖者也法不當至乩壇
客曰關帝可請乎曰可並可現相遂告知觀察觀察親
祈之年家子愀然曰諸公須齋戒三日擇潔淨軒窗設
香供諸君子另于別所設大缸十口滿貯清水諸公跪
缸外伺候年家子遍身着青衣仰天慟哭口諄諄若有
所訴忽見五色雲中帝君袞冕長髯手扶周將軍自天
而下臨軒南向坐謂年家子曰汝勿急仇將復矣某復
叩頭大哭周將軍手托帝君足飛去只見瑞氣繚繞而
已諸公爲金甲光眩射目不能開皆隔水缸伏地一日
年家子不辭而去聞某大僚中惡于道皆疑之終不知
所報何仇也

鼠作揖黃鼠狼演戲

紹興周養仲在安徽做幕攜外甥某居縣署空室三間向來人不敢居周不信打掃潔淨自居內間點燭而臥忽見房門自開有一白鼠如人拱立行數步鞠躬一揖至牀前又一揖躍而登牀其旁有兩黃鼠狼拖長尾含蘆柴演呂布耍鎗戲似皆白鼠之奴隸求媚于鼠王者也白鼠伏周君足下由腹下徐徐而上肢體如酥頗覺樂甚至胸前便覺如石壓身不能動鼠以嘴對嘴撓其沫而食之漸褪下仍由其足下牀向門一揖而出周亦無恙其甥在外只見鼠初來時一揖而門開出又一揖而門閉如故韓詩云禮鼠拱而立其信然歟

溫元帥顯靈

陽湖令潘本智之太翁用夫開線庄忽失銀千金仁和令李公學禮親為踏勘于灰中查出六白金李公以為諸伙計之事欲押帶赴縣太翁云此輩皆老成力作之人必不為此帶我家奴僕研訊可也眾伙計云非主人仁厚我輩皆當受刑雖然我輩亦當赴元帥廟明明心衆始到廟門內中一人忽閉目大叫莫打莫打我說我說你可將甕中四百金令汝兄手捧到廟眾人見此光景同搜其家四百金宛然在甕其兄遂頭頂四百金送

廟中李令取其親供判云此冥法也非官法也候其安
靜帶縣發落未幾其人已投水死矣

僵尸拒賊

杭州洋市街石牌樓販魚人每五鼓出艮山門販魚見
樹林內燈光隱隱有美女子獨坐紡績每日知此並無
別人疑爲鬼亦不懼一日有白鬚叟語之曰君慕此女
欲以爲妻乎我有法依教則事可圖明早須持一飯團
闖入彼室誘彼開口則以飯塞其口負之而歸勿令見
天光便與人無異矣如其教果得此女閉樓中伉儷甚
篤年餘生子亦能飲食天陰則下樓執炊積廿餘年娶

媳生孫家亦小康開茶肆一日天大熱日光如火其媳
聞姑下樓至梯無聲視之有血水一攤變作僵尸其夫
心知其故亦不甚痛苦但買棺收殮每夜于棺中出入
嘗有賊入前門有人攔之入後門又有人攔之皆僵尸
爲之護衛也

亡父化妖

某太守西北人其父已死多年忽一日乘馬而來與生
無異曰我已得仙但愛汝未能忘情故來視汝汝可掃
一靜室與我居住其子雖疑然聲音笑貌舉止作事果
其父也遂事之如生日間看書夜中或寐或不寐久亦

飲食如常遂相安焉年餘江西張真人過其地太守告之張曰妖也豈有仙人復久居城市無一毫異人者乎能與見否太守告其父父欣然曰我正欲與天師相見談吐如故天師曰此妖非我所知詢之老法官云當乘其不備勘破之一日其父正寫字時法官忽從背後喝之遂驚如木雞痴立法官出袖中天篷尺從頭量之量一尺則短一尺量一寸則短一寸至足而滅衣冠如蛇剩頸骨一條法官曰此先太翁之真骨也為狐鑽穴野狗銜出受日月精華而成此妖所以能言前生之事再與女人交得陰精其禍更不止此太守欲請骨而葬之法官不可曰勿貽後禍遂攜之去余按太平廣記載唐時李霸死後還家處分奴僕俱井井有條然獨居一室不與人見一日其子孫逼而視之變作青面獠牙之鬼頭大如車輪眼光如野火子孫大懼而散霸從此亦遂不來矣

乾鹿子

乾鹿子非人也乃僵尸類也雲南多五金礦開礦之夫有遇土壓不得出或數十年或百年為土金氣所養身體不壞雖不死其實死矣凡開礦人苦地下黑如長夜多額上點一燈穿地而入遇乾鹿子鹿子喜甚向人說

令求烟喫與之烟噓吸立盡長跪求人帶出挖礦者曰
我到此爲金銀而來無空出之理汝知金苗之處乎乾
麤子導之得礦必大獲臨出則縊之曰我先出以籃接
汝出洞將竹籃繫繩拉乾麤子于半空剪斷其繩乾麤
子輒墜而死有管廠人性仁慈憐之竟拉上乾麤子七
八箇見風衣服肌骨卽化爲木其氣腥臭聞之者盡瘟
死是以此後拉乾麤子者必斷其繩恐受其氣而死不
拉則又怕其纏擾無休又相傳人多乾麤子少衆縛之
使靠土壁四面用泥封固作土墩其上放燈臺則不復
作祟若人少乾麤子多則被其纏死不放矣

石某

下津橋石某開米鋪家素豐忽病女鬼憑之作杭州聲
口云石某前生與女鬼比鄰開當舖女鬼之父作客在
外家有月臺男女彼此眷戀一日正在月臺上私語女
鬼之叔自外來被其撞見男竄逸去女被叔父羞削慚
愧自盡男受驚而回又聞女死亦一病而亡男轉生石
家爲男女鬼尋覓三十餘年始知在蘇州是以尋覓而
至石家哀求情願當祖宗供奉于書房石某果愈未幾
一女痘亡有老嫗見此女坐鬼膝上鬼抱而嬉石大怒
罵鬼停其祭禮鬼大作祟乃復求饒而祭之如初鬼仍

平靜半年後忽一日附石某身上云吾從此去矣快備
酒席車船家人問故曰監生娘娘來領我投胎在揚州
張姓家第三子是我也托人詢之果然

物變

每年八九月間于闐河石子化玉採者以脚踏之兩岸
卡兵傳鼓見一人偃偻俯身必須得玉以獻否則治罪
採盡則明年復生天大霧則山上石變者為山料河中
石子變者為木料俄羅斯國有鳥來千羣一遇大霧即
伏地不動化為灰鼠其他沙魚變虎變鹿兩蟻相鬪便
化為蠅蝦爬虫變蜻蜓為人所撲則怒毒甚而變蜈蚣

人變樹

外國兀魯特及回部民從不肯自盡云自盡者必變樹
樹易招斬伐故不願也秦中明府蔣雲驥云

水精碧霞洗

漳州山上有氣冲上即知其下有水精滙南聞大雷便
生碧霞洗皆因時變並非洪荒以來已有之物

浮提國

浮提國人能憑虛而行心之所到頃刻萬里前朝江西
巡按某曾渡海見其人相貌端麗所到處便能學其言
語入人閨闔門戶不能禁隔恰從無淫亂竊取之事

刀瘡藥

甘肅田五之變官兵殪之于石峰堡死者甚衆諸童子
割男女之陰聯爲一副賣錢十二文配刀瘡藥者爭買
之過一宿則臭腐不可用

乩仙靈蠢不同或倩人捉刀

乩仙靈蠢不同趙雲松在京師頃鄉人王殿邦孝廉請
仙殿邦本有素所奉仙不須畫符焚香默祝卽至下筆
如飛俱有文義或雲松與之倡和意中方想得某字而
乩上已書每字皆比雲松早半刻及雲松在滇南果被
公阿將軍幕下阿公之子豐昇赫亦能請仙一夕邀雲
松同觀而乩大動不能成字雲松知其非通品也乃戲
爲之傳遞意中想一字依約至喉間則乩上卽書此字
意中故停不構思則乩上不能成字矣

拔鬼舌

蔣敬五之僕阿真勇而好酒嘗隨主寓阿直門其地多
鬼人不敢居阿真居之夜有鬼披髮而來某方醉不懼
也鬼伸舌丈許以嚇之阿真起以手執之并拔其舌冷
軟如綿鬼大號而去乃置舌席下次早視之一草繩耳
鬼從此絕

蔣瑩溪

蔣瑩溪貧于華亭主氏內弟繼勛娶于桐鄉歸未數日
室中失牙箸銀器數件搜得于贈嫁之僕處將鳴之官
是晚僕夫婦齊縊其夫係一僧拐婦而來懼發覺則罪
大故曰盡也不數日蔣小婢無故自縊急救乃蘇將至
其處罵曰汝有姦拐盜竊之罪不當官治罪自縊其生
亦大幸矣何敢作崇于無辜之小婢倘婢不活吾將鞭
汝二屍焚之嗣後婢安好

方宮詹

桐城方宮詹亨咸前身在嘉靖時作青城山道童見楊
升菴中狀元心爲一動遂托生宜興潘家少年進士通

此邱尼半途相負尼思慕抑鬱而亡亡何尼轉世爲
貴公子潘轉世爲女嫁與貴公子而早寡守節七十餘
年所以報也三次輪迴爲宮詹公生而美貌耳有穿孔
故乳名姐姐父拱乾爲前明侍郎名其子必取字于文
頭武脚曰膏茂曰章鉞曰亨咸皆本此義或戲之曰何
不取於戲哀哉四字爲名亦皆文頭武脚也

麒麟無腸

乾隆四年蕪湖民間午生麒麟三日而死剖其腹不見
腸胃中實如蟹人以為奇後有人云康熙南巡盛興會
載此事

四耳貓

四州簡州貓皆四耳有從簡州來者親爲余言

頭形如桶

南史載毘騫國王頭長三尺萬古不死後閱謝濟世西域記云毘騫王生于漢章帝二年本朝稱董喀爾寺呼爾托托 聖祖會遣使者至其國見之王頭如桶頸如鵝俱長三尺張目直視語不可辨其子孫皆生死如常惟王不死事載康熙天文大成趙衣吉秀才云

鳥怪

松江王掌科之姨凌進士應蘭之次女年甫及笄嫁于李氏方理晨妝有五色鳥翔于窗間飛立于鏡架之上舉爪招女女便癡迷口啁啾作鳥聲人不能辨身輕如雀梁間瓦上上落如飛鏡架之鳥則已去矣家人患之不能禳解聞蘇州穹窿山有道人能行法迎而求之道人曰此鳥怪也我能禳治但須白布三尺裹鳥所立之鏡用烈火燒之鏡紅而布不壞則可治也如其言布果不壞道人口喃喃誦呪良久曰妖已得矣取瓦罈封之加字篆其上囑家人曰不可開看速投江中女果如夢初醒言語如常問其故全然不知家中持瓶者揭封偷視女簪亂如初手製弓鞋皆作女爪之狀再請道人道

人曰不聽吾言果生枝節幸而夫人有福此怪逃去不遠再如前法試之須布燒後現出牡丹花一朶者吾法始靈如其言果布上現牡丹如畫道士再取磁瓶加封施篆親投江中女病遂愈至今生子安居了無他恙

劉了壯

明末湖廣黃岡州張某之子病重爲鬼所迷一鬼旣集羣鬼皆至索飯索紙錢者紛集于門適劉克猷先生推門而入羣鬼驚曰狀元來了！我輩且遊一老鬼走矣回頭笑曰沒紗帽戴的狀元吾何懼哉病人恰愈衆人不解後劉中本朝狀元方悟老鬼之揶揄也

黑牡丹

福建惠安縣有青山大王廟廟之階下所種皆黑牡丹花開時數百朶朶皆向大王神像而開移動神像花亦轉面向之

李秀才捕亡術

閩中李秀才老于場屋而家甚貧不事館穀惟以捕亡餬口其效甚神有王某被竊來求秀才誦咒畢置鏡水面命主視踪跡教以某時刻到東門外見有白鬚而跛者擒之則失物必得王意跛者不能竊物白鬚則其人老矣何能作賊姑試之竟如其言人賊並獲其行竊者

係一積賊年二十餘慮捕快認識故偷戲場優人所戴假鬚充作老翁先一日上山遇雨跌傷其足故跛也

石樹榕

石樹榕以太學肄業生受知于浮山孫文定公薦授四川犍爲令署嘉定州精于占驗一時有管公明郭景純之目一日于嘉定署中自占卦成駭曰予未四十豈七十一歲方守郡耶後年逾四十卽歿惟此一事全不驗然嘉定改府恰在渠七十二歲之年

禪師吞蛋

得心禪師行脚至一村乞食村中人皆澆薄尤多惡少年語師曰村中施酒肉不施蔬菹是日當備齋供至三日請師赴齋依舊酒肉雜陳蓋欲師饑不擇食以取鼓掌捧腹之快師連取雞蛋數個吞之說偈曰混沌乾坤一口包也無皮血也無毛老僧帶爾西天去免受人間宰一刀衆人相顧若失遂供養村中

含元殿判官

甘肅中衛令胡紀謨直隸通州人戊子孝廉自言未仕時館于京師忽一夜夢儀從甚都身跨銀角花鹿御風而行至一處殿宇甚敞額曰含元殿旁設公座案上燃紅燭有泥菓三盤階下書吏多人捧冊侍立未登座時

先至側房將所著衣履脫却盡易紙者頗覺寒入肌膚
步出卽扃閉側門如有時門縫畧開卽覺風吹衣履有
穢氣冲入所辦公事唯按簿點名而已方點名時或見
故人將受苦楚稍存回護之心或見絕色女子不無動
念卽時殿上火起身上紙衣盡焚驚心鎮定其火自熄
但所點男女俱有黃氣一團云是道門中轉劫者一日
見一童子年七八歲閱簿知前身係仁和邵昌皐亦舉
戊子北闈榜發後卽歿計此童子又轉輪矣如此者數
年每夜必去幾與受戒僧相似心甚苦之時尙無子幸
其父爲杭州龍王書吏以乏嗣例爲子求免龍王爲之
申懇得准除免此差據在含元殿見天府所頒秘書甚
多無如夢中舉筆千鈞之重僅默記得心經註解一本
元君下品戒格一冊係殺盜淫狂四則其律甚細大抵
與禪門戒律相仿惜當差數年之久而含元殿主從未
得一見不知何許人也杭州屠澗南時在陳望之方伯
署中親見其人自言如此并編錄二書戒格一本帶歸
此事萬近蓬言

狐狸馱旗白鹿張傘

胡又云伊書吏皆陽世讀書人或生童或孝廉間有識
者至隸卒多係狐鹿之類來迎時儀從整肅狐狸馱旗

白鹿張傘有金角者銀角者似以此分職之尊卑後充
教習居內城則不復至凡男女皆不得同牀睡同牀則
魂歸時爲生人所衝不得入城蓋城內護衛 宸居天
將充滿狐鹿之屬不能入後以洩機密革任始生子女
虎有黃光
胡又云來受輪迴者一虎亦有黃光生時山神土地視
之奏聞上帝知爲道中人落劫于含元殿者查得命終
時未曾勾取生魂遂自縊死混入虎胎旋奉天旨若虎
傷人罪坐含元殿主者及判司

正色立朝四字現出腿上

吳鉅孫字堅士仁和諸生雍正甲辰孝廉作令紫廷先
生諱邦煥之孫館于本城汪氏白日假寐起覺左腿作
癢視之現一正字朱文隆起又逾時復現正色立朝四
字大如碗口拭之不滅端楷工整筆法頗似虞世南廟
堂碑見者無不以爲異然求其故而不得也先是 一日
前吳君爲移厝室至三台山道過張天官墓石牌上鐫
正色立朝四字或以爲有所觸犯因復肩輿至天官墓
上虔禱之其地去于忠肅公祠不遠卽禱于公祠乞籤
神示籤云少年發跡自豪雄更復花枝壓帽紅引得鄉
人齊頰首洛陽季子一時榮旁有解之者曰此吉語不

必言是秋適舉行巳酉正科鄉試定爲獲雋之兆第三句謂遠近來觀者皆低首諦視第四一句暗用引錐刺股事而延陵季子之稱于姓亦有關合及秋試竟不第現出四字漸漸乎復以後亦無他怪此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初三日事余按湧幢小品載嘉靖間山東海豐縣民徐二病傷寒忽臂膊上生王山東三字知州尤寶以聞逮至京師驗明釋放

狗兒

申生祥麟者小字狗兒居渭南故農家子狀妍媚而性謹摯不爲父母所悅會閨中饑將覓食他郡以祥麟寄鄰家鄰人責以治地怠則鞭撻之不堪乘閒乃逃入藍田山復越秦嶺而西晝食卉木夜就巖穴棲其身比數月日方焞暑入山益深一日坐崇阜下窺洞穴林蘿蔽之入其中假寤須臾黑烟歛入火燎毛髮有聲亟穿穴出有巨蟒如甕不見其首尾粹洞外毒霧幕之高三丈許祥麟驚仆地墮土穴中醒後自視身首黝黑如漆就山中乞食羣呼噪指爲鬼物以刃挺毆逐之自必死亡何見灌莽中有物若栲栳狀饑甚剖食之漿白如乳數日後覺體中癢乃入溪澗浴之忽黑皮蟬蛻而貌轉靡嫚祥麟故習秦聲出山後由漢中至武昌其地有

胡姐者藝頗精求其指示欲藉以假食不肯授轉惜同類擲榆之憤而棄去傭于金彈兒家漢陽名倡也祥麟事之見其一顰一笑一舉止一餘食一寤寐明姿冶態備極諸好居一載喜曰吾得之矣復請奏技觀者盡傾如壯悔堂所傳馬伶演鳴鳳記故事也又數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刃自牖飛入搯其首亟避出視之卽胡姐也知招姐忌其地不可居卽日返渭南方祥麟始去也年十六又四載歸入室不知父母所在有云見之山西者復棄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訪之一日演劇于沈竹坪觀察署僚從列侍中有老叟似其父時方登場瞥眼不覺失聲詢其故令相識認果然其母亦在署聞亟趨出抱持之各相視慟不能起坐中皆泣下觀察感動厚贈之令與俱歸返舊居置田五十畝于酒河川原上將事親以終其身焉

鵬糞

康熙壬子春瓊州近海人家忽見黑雲蔽天而至腥穢異常有老人云此鵬鳥過也慮其下糞傷人須急避之一村盡逃俄而天黑如夜大雨盆傾次早往視則民間屋舍盡爲鵬糞壓倒從內掘出糞皆作魚蝦腥遺毛一根可覆民間十數間屋毛孔中可騎馬穿走毛色黑如

海燕狀

銀俵

人但知虎有俵不知銀亦有俵朱元芳家于閩在山峪中得窖金銀歸忽聞穢臭不可禁且人口時有瘰癧長老云是流賊窖金時常困苦一人至求死不得乃約之曰爲我守窖否其人應許閉之窖中凡客遇金者祭度而後可得朱氏如教乃祝曰汝爲賊守久我得此金當超度汝已而穢果淨病亦已朱氏用富有中表周氏亦得金銀歸度終不能久也反其金窖中湯某爲作銀俵詩曰死仇爲仇守爾俵何其愚試語穴金人此術定何

如

蒼蠅替人治病
諸生俞某久病家赤貧不能具醫藥几上有醫便一冊以意檢而服之皆不效有一蒼蠅飛入鳴聲甚厲止于冊上生泣而禱曰蠅者應也靈也如其有靈我展書帙擇方而投足焉庶幾應病且有瘳乎徐展十數葉其蠅瞥然投下乃犀角地黄湯也如方製之服數劑得愈

鼠薦卷

繁昌令黃公與余同校江南甲子鄉試黃閱趙字號一卷不合其意置之落卷箱中次日早起看文此卷仍在

凡上初意以爲本未入箱偶忘之耳乃仍放箱中次早此卷又在几上疑家人作弊夜張燭伴寐伺之見三鼠鑽入箱共扛一卷放几上黃疑此人有陰德故朱衣遣鼠爲之遂勉強一薦而中榜發其人姓閔名某來見乃告之故且問君家作何善事曰家貧無善事可做但三世不許畜貓耳

石人賭錢

雷州治前立石人十二執牙旗兩旁卽今衛治是也忽一夜守宿軍丁聞人賭博爭吵聲趨而視之乃石人也地上遺錢數千次早聞于郡守閱視庫藏銷鑰如故而所失錢如所得之數郡守將石人分置城隍東獄兩廟其怪遂止

犬逐通判

甲辰大荒乎湖尤甚有趙通判者下縣催徵刑法嚴刻邑人大恐時乞兒甚多忽有黑犬直立作人言告之云趙通判領庫銀三千行賑曷往懇求相牽詣趙頃刻數百人無賴子又乘之大噪趙惶懼踰牆遁去

佛奴穿母脇生

錫山尤少師時享之子平貞娶王氏產一女從左脇平出名曰佛奴慧性異常五歲舉止如成人至秋漸不食

形體日小一日母脇復開女便躍入母卽痛死以僧家
法焚之築小塔於赤石嶺葬焉平貞念妻女不兩月亦
死余素聞鱈魚產小魚而游倘受人驚則仍奔入母腹
中不料人亦知之

彭祖舉柩

商彭祖卒於夏六月三日其舉柩曰社兒等六十人皆
凍死就葬於西山其六十人墓至今猶在號曰社兒
塚又墓前有薤林春不種而生秋不收而枯或人妄加
耕鋤墓旁則雷雨大作

人皮鼓

北固山佛院有人皮鼓蓋嘉靖時湯都督名寬戮海寇
王良皮所鞞其聲比他鼓稍不揚蓋人皮視牛革理厚
而堅不如故也

指上棲龍

有萃里民王興左手大指著紅紋形紆曲僅寸許可五
六折每雷雨時輒搖動弗寧興憾焉欲剝去之一夕夢
一男子容儀甚異謂興曰余應龍也謫降在公體公勿
禍余後三日午候公伸手指于窗櫺外余其逝矣至期
雷雨大作興如所言手指裂而應龍起矣

續新齊諧第四

續新齊諧第五卷

隨園戲編

奪舍法

莊怡圃言在西番途次憩一廟側旁有斃馬風來腥穢不可忍欲行又苦足疲正躊躇間俄有老僧偕一少年來亦憩息廟隅少者謂老僧曰徒弟速遣死馬去老僧卽垂目不語久之死馬忽動躍然起向下風行二里許復倒路側僧乃開目謂少者曰已遣去矣此用奪舍法然其法有奪生奪死不同奪生者易其魂仍載其魄奪死者無魄可襲奪舍後尚須脩煉以養魄今西藏紅衣

喇嘛悉知其術在楞嚴經為投灰外道是也

屍奔

屍能隨奔乃陰陽之氣翕合所致蓋人死陽盡絕體屬純陰凡生人陽氣盛者驟觸之則陰氣忽開將陽氣吸住即能隨人奔走若繫縛旋轉者然此易所謂陰凝於陽必戰也故伴屍者最忌對足卧人卧則陽氣多從足心湧泉穴出如箭之離弦勁透無碍若與死者對足則生者陽氣盡貫注死者足中屍即能起立俗呼為走影不知其為感陽也惟口不能言其能言者為黃小二之類為老魅所附陳聶恒邊州聞見錄載有客山行途中

聞呼其名者不覺應之暮投主人宿告以故店主曰客無憂我能治之夜携劍同客寢外打三更果聞有呼客者聲在牆外問為誰答曰我黃小二也啟門逐之見有物如人奔入一塚而沒明日詢其居鄰知為新死而葬者相與報官起驗其屍斑爛五色店主曰是也然猶未成精與眾四覓入深山中見遺骸一具亦五色生毛曰此其黃小二矣焚之果啾啾作聲及焚新葬之尸了無他異蓋槁死之魂久則成魅特借新死之體以禍人無所借則久而為骨若遇雷火擊散其氣又能布而為疫此皆山川沴戾之氣偶中於身後也

骷骸三種

地中有遊尸伏尸不化骨三種皆無棺木外襲者遊尸
乘月氣應節而移無定所伏尸則千年不朽常伏地不
化骨乃某人生前精神貫注之處其骨入地雖棺朽衣
爛身軀他骨皆化爲土獨此一處之骨不化色黑如鑿
玉久得日月精氣亦能爲宗故負米者死肩骨後朽與
夫死腿骨後朽以其生前用力爲精氣結聚故入土不
易朽伏尸亦然伏尸久則受精氣爲遊尸又久而爲飛
行夜叉岫嶼神書云老蚰能辟伏尸

人氣分塵

世皆積塵人氣能分塵故目不見塵也塵能朽物故宮
室無人住則易朽然屋宇年久則又積受人氣與日月
風露之氣交感而生影於木石中如含文嘉夏鼎圖所
載門屋市溷池澤器具悉能成精有名字可呼百年有
影千年則積影成形此屋日有人住則精氣不能外越
以常爲純陽之氣所逼僅伏形于內成金水內景之象
一經封閉數十年不得入陽氣則陰氣日逼而內之陽
氣悉達於外於是有聲有形而出焉成火日外景之象
惟無質而藉氣以成形故能幻變一切此內生之穢非
外來者之乘虛而據者也燃火酒照之則真形立見聞

硫黃氣亦退避

鬼氣攝物

趙衣吉曰凡鬼物攝人及器具皆用氣禁能以小容大予少時讀書西城童佛菴韓姓家親見其家老僕為鬼鬼所纏一夕忽失所在而門戶四隅皆扇已死于二里外桑園中頸有手掐痕青色究不知從何出口乙酉館常山見有為妖祟者攝其人入石穴中穴不甚大僅容其身穴口如盞呼之則應終不可出破石取之其人已死又予戚唐姓家為狐祟一日其婦覓鏡不得後取瓶插花覺瓶倍重于昔視之則失鏡宛然在中口小腹大亦不知何由而入此皆以氣禁漢書方技傳有禁禁之術即此法也

山魃怕桑刀

常山璩紫庭貢士有書塾在東門外山中時有山魃出沒其間土人習見亦不為怪呼為獨脚鬼皆反踵而行其來必有風云其怪最怕桑刀以老桑削成刀斫之即死懸桑刀于門亦避去山魃愛聽歌有張某館衢州山中每夜山魃躑躅而來強翻唱曲

驅瘧鬼咒

道書瘧鬼皆分于支值日有名字某日得病查其名即

可以符驅之其不以日者更屬狂瘡之鬼尤披得爲祟
名岳子貴必須用值日之鬼拘之所謂以賊攻賊也然
持此法行之亦間有未驗者不如太平廣記載驅瘡
鬼咒甚驗云勃瘡勃瘡四山之神使我來縛六丁使者
五道將軍收汝精氣攝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入凡
人疾發時朗誦不徹寒熱卽散汗出而愈張雨村先生
業齋台州親試有驗傳人無不效者

陰沉木

陰沉木湖廣施南府屬山中土產此物悉掘地得之名
陰沉木質香而輕體柔膩以指甲指之卽有陷紋少頃

復合如奇楠然土人云其木爲棺入土則日重重則沉
葬千年後其棺陷入地數十丈亦堅重如鐵故寶貴之
施南買不過六七十金可得佳料一具載至漢口非千
金不易購以出水脚費大也盤古以前無可攷有相傳
近混沌之上代乃脫高龍漢也老聃生于龍漢元年見
道書

織登科記

昔有人誤入星宿見一女織縑縑上多古篆不識問之
曰此今年登科記也以呈上帝夫登科記必織登科文
必鑄天上之重科目如此千佛名經豈虛語哉若楊瓊

芳因貢院失火得元又何異前明焦狀元故事耶當時人語曰不因南院火安得狀元焦

朱鹿田

朱鹿田先生官刑部郎中時偕大學士馬公赴河南查辦事件路宿公館臥室三間朱與馬對房而居時七月十六日月色皎甚朱患熱不寐三更忽有風來門戶自開見白氣如虹蜿蜒進內近朱帳朱以拂擊之氣即出朱躡其後見氣入馬卧闥少焉退出有紅光一道逐氣交繞白氣不勝形亦漸微即出門去紅光亦回不復追逐門戶又閉聽馬則鼾聲如雷似不覺者次日耳房報隨從家丁死者二人皆身軟如綿不知何病

飛僵

凡僵尸久則能飛不復藏棺中遍身毛皆長尺餘參差披垂出入有光又久則成飛天夜又非雷擊不死惟鳥鎗可斃之聞中山民每每遇此則羣呼獵者分踞樹杪擊之此物力大如熊夜出攫人損稼

程嘉蔭

趙衣吉曰予幼與程嘉蔭同學嘉蔭有巧思性好道與范羽士交得其奇器錄一本能爲木牛親見其製外式人盡能之惟中設機各異其喉舌下橫直木一繫舌根

一墜心心以鉛爲之木四邊有孔竅悉用繩穿貫通于足行則心搖鉛體重墜則木一頭下垂少則舌本間又復下垂則鉛心又爲所舉而向上如是俯仰則足上所貫繩曳足屈伸而行但甚緩不能馳加重物于背則行亦純滯程云尚有九風輪未加內五以合五藏外四以催四肢則行疾如飛數百斤皆可負撚其舌轉則鉛機橫擱腰上貫繩曳起足卽曲臥與俗傳武侯木牛式及玉道諸書西洋大牛法皆異亦能造寄話筒筒間寸許有間隔之內有機閉氣人向筒語畢則開之聞有次第若亂開則不成句矣據程云此法可貯百日過百日則機微氣散惜早天父母以其用心過甚嘔血死故某所得諸書悉焚去勿留以禍弟也

水虎

爾雅虎有角曰虎能行水中而不知水中實有虎也康熙中朱鹿田先生會見松江提督養一虎在池中以鐵柵圍之名曰水虎飼以魚蝦不食生肉象山志里民漁於海網得一雄虎在網中猶活出水卽死剖之腹中有三小虎此蓋鱉魚感氣而化也未登陸卽爲網獲

綠郎紅娘

唐語廣州女子年及笄多有犯綠郎以死者男子未娶

多有犯紅娘以死者諺云女忌綠郎男忌紅娘亦曰過天綠郎亦曰駙馬有犯者須齋醮禱祀驅之倘男犯綠郎女犯紅娘其病不救蓋亦妖鬼猶金華之猫魘

文人夜有光

愛堂先生言聞有老學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學究直亦不怖畏問君何往曰吾爲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攝適同路耳因並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廬也不可狂問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晝營營性靈泊沒惟睡時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讀之書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竅而出其光縹緲繽紛爛如錦繡學如鄭孔文如屈宋班馬者上燭霄漢與星月爭耀次者數尺以漸而差極下者亦熒熒如一燈照映戶牖人不能見惟鬼神見之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知爲文士學究問我讀書一生睡中光芒當幾許鬼囁嚅良久曰昨過君塾君方晝寢見君胸中高頭講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經文七八十篇策畧三四十篇字字化爲黑烟籠罩屋上諸生誦讀之聲如在濃雲密霧中實未見光芒不敢妄語學究怒叱之鬼大笑而去

狐仙正論

獻縣令明晟應山人嘗欲申雪一冤獄而慮上官不允

疑惑未決門役有王半仙者與一狐友言小休咎多有
驗遣往問之狐正色曰明公爲民父母但當論其寃不
寃不當問其允不允獨不記制府李公之言乎門役返
報明爲懼然因言制府李公衛未達時嘗同一道士渡
江適有與舟子爭詬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須臾尚較計
數文錢耶俄其人爲帆脚所掃墮江死李公心異之中
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咒風止得濟李公再拜謝
更生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公貴人也遇阨
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公又拜曰領師此
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窮達富安
命不安命則奔競排軋無所不至李林甫秦檜卽不傾
陷善類亦作宰相彼自增罪案耳至國計生民之利害
則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補救氣數
也身握事權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
設此官乎晨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諸葛武侯曰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聖賢立命之學公其識之李公
謹受教拜問姓名道士曰言之恐公駭下舟行數十步
翳然滅迹

外國

外國三異傳聞最多高麗有狗站以四狗挽車無駭國

人死心存埋之地中百年又復爲人土哈國晝長夜短
日沒頃刻卽出沙彌國口入時聲如雷國中必鳴金鼓
以亂之否則小兒驚死大耳國耳長七尺濶四尺人卧
以一耳爲褥一耳爲被窻公臺外人至冬必蟄如蛇蟲
狀不飲不食不語不言逢春則蠕蠕而動飲食來往如
初又某國民百年一蟄雷州民喫熟肉咒之變生肉再
咒變猪羊仍還原形再咒之仍爲熟肉矣其咒云東山
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只十字而已殊不可解大秦國去
長安四萬里羊生土中斃連干地割之必死須擊鼓以
震之則臍絕而羊逐水草此說見新唐書近今果有穀
種羊之皮尙見古人非欺我也

作勢渡水

張灝遊真州竹林寺寺隔小河二丈僧駕板橋來往張
到時日暮橋已撤矣張奮身踏水而渡至僧菴但濕半
鞋僧大驚以爲仙張笑曰我非仙也少時曾有師授法
用厚磚高尺餘橫排於地鋪三丈許躍上飛走磚不傾
倒再換薄磚試之往來而磚不動搖則用朽爛布絹布
絹受足不穿再換豆腐最後用棉紙竹紙能踏竹紙不
破便可踏水矣但起步須在二十步之外一鼓作氣卽
作虎勢騰空如飛鞋頭着水不過五六寸卽上岸矣若

續疑叢語
到水邊才鼓氣便不能起勢然極其量亦不過二丈而止余按王莽用兵募能飛者有人應召縛烏羽爲翅飛數十步乃墜莽知不可用卽此類也

唐公判獄

保定制府唐公執玉嘗勘一殺人案獄具矣一夜秉燭獨坐忽微聞泣聲似漸近窻戶命小婢出視噉然而仆公自啓簾則一鬼浴血跪階下厲聲叱之稽顙曰殺我者某縣官乃誤坐某讐不雪目不瞑也公曰知之矣鬼乃去翌日自提訊衆供死者衣履與所見合信益堅竟如鬼言改坐某問官申辨百端終以爲南山可移此案不動其幕友疑有他故叩公始具言始末亦無如之何一夕幕友見曰鬼從何來曰自至階下鬼從何去曰歛然越墻去幕友曰凡鬼有形而無質去當奄然而隱不當越墻因卽越墻處尋視雖瓦不裂而新雨之後數重屋上皆隱隱有泥迹直至外垣而下指以示公曰此必囚賄捷盜所爲也公沉思恍然仍從原讞諱其事亦不復深求

郭六

郭六者淮鎮農家婦也不知其夫姓氏雍正甲辰乙巳間歲大飢其夫度不得活出而乞食於四方頗行對之

稽顙曰父母皆老病吾以累汝矣婦故有姿里少年暇
其乏食以金錢挑之皆不應惟以女工養翁姑既而必
不能贍則集鄰里叩首曰夫以父母托我今力竭矣不
別作計當俱死鄰里能助我則助我不能助我則我且
賣花毋笑我里語以婦女倚門爲賣花鄰里囁嚅俱散去乃慟哭白
翁姑公然與諸蕩子游陰蓄夜合之資又置一女子防
閑甚嚴不使外人覩其面或曰是將邀重價亦不辨也
越三載餘其夫歸寒溫甫畢卽與見翁姑曰父母都在
今還汝又引所置女見其夫曰我身已汚不能忍耻伴
君故爲汝娶一婦今亦付汝夫駭愕未荅則曰且爲汝

辦餐已往厨下自剉矣縣令來驗目爛爛不瞑縣令判
葬於祖塋而不耐夫墓曰不耐墓宜絕於夫也葬於祖
塋明其未絕於翁故也目仍不瞑其翁姑哀號曰是本
貞婦以我二人故至此也我兒身爲男子不能養我二
人而委一少婦途人知其心矣是誰之過而絕之邪此
我家事官不必與聞也語訖而目瞑又有孟村女者崇
禎末巨盜肆掠見女有色併其父母繫之女不受汚則
縛其父母加以炮烙父母並呼號慘切命女從賊女請
縱父母去乃肯從賊知其給已必先使受汚而後釋女
遂奮擲批賊頰與父母俱死棄尸於野後賊與官兵格

鬪馬至尸前辟易不肯前遂陷淖就擒此二事正相反論者皆有貶詞以爲其一失節其一心太忍余曰皆是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郭六改行箕子爲之奴也孟材女抗節比干諫而死也古人于徐孝克妻樂昌公主尚憐之而况此二人乎

劉迂鬼

劉羽冲者滄州人性孤僻好講古制實迂濶不可行嘗倩董天士畫秋林讀書圖紀厚齋先生題云兀坐秋樹根塊然無與伍不知讀何書但見鬚眉古祇愁手持或是井田譜蓋規之也偶得古兵書伏讀經年自謂可

十萬曾有土寇自練鄉兵與之角大敗又得古水利書伏讀經年自謂可使千里成沃壤繪圖列說于州官州官使試於一村溝洫甫成水大至順渠灌人人幾爲魚由是擻鬱不自得恒獨步庭階搖首自語曰古人豈欺我哉如是日千百遍惟此六字不久發病死後風清月白之夕每見其魂在墓前松栢下搖首獨步側耳聽之所誦仍此六字

痴鬼戀妻

京師有媪能視鬼常告人云昨于某家見一鬼可謂癡絕然情狀可憐亦使人心脾悽動鬼名某住某村家亦

小康死時年二十七八初死百日後婦邀我相伴見其
恒坐院中丁香樹下或聞婦哭聲或聞兒啼聲或聞兒
嫂與婦語聲雖陽氣逼燥不能近然必側耳聽外悽
慘之色可掬後見媒妁至婦房愕然驚起左右顧後聞
議不成稍有喜色既而媒妁再至來往兄嫂與婦處則
奔走隨之皇皇如有失送聘之日坐樹下目直視婦房
淚泫泫如雨自是婦每出入輒隨其後眷戀之意更篤
嫁前一夕婦整束奩具復徘徊簷外或倚柱泣或俛首
如有思稍聞房內嗽聲輒從隙私窺營者徹夜媪太息
曰癡鬼何必如是若弗聞也娶者入秉火前行鬼避立
墻隅仍執首望婦吾偕婦出回顧見其遠遠隨至娶者
家爲門神所阻稽顙哀乞乃得入則匿墻隅望婦行禮
疑立如醉狀婦入房稍稍近窻而窺至滅燭就寢尙不
去爲中霽神所驅乃狼狽出仍至婦室婦留一兒在家
聞兒索母啼趨出環繞兒四周以兩手相接作無可柰
何狀俄嫂出撻兒一掌更頓足捫心遙作切齒狀媪視
之不忍乃徑歸

狐仙懼內

紀儀菴有質庫在西成中一小樓爲狐所據夜恒聞其
語聲然不爲人害久亦相安一夜樓上詬誶鞭笞聲甚

厲羣在聽之忽聞負痛疾呼曰樓下諸公皆當明理世
有婦撻夫者耶適中一人方爲婦撻面上爪痕猶未愈
衆闕然一笑曰是固有之不足爲怪樓上羣狐亦闕然
一笑其鬪遂解聞者無不絕倒

軍校妻

紀曉嵐先生在烏魯木齊時一日報軍校王某差運伊
犁軍械其妻獨處今日過午門不啟呼之不應當有他
故因檄迪化同知木金泰往勘破扉而入則男女二人
共枕卧裸體相抱皆剖裂其腹死男子不知何自來亦
無識者研問鄰里茫無端緒擬以疑獄結矣是夕女屍

忽呻吟守者驚視已復生越日能言自供與是人幼相
愛旣嫁猶私會後隨夫駐防西城是人念之不釋復尋
訪而來甫至門卽引入室故鄰里皆未覺慮暫會終離
遂相約同死受刃時痛極昏迷倏如夢覺則魂已離體
急覓是人不知何往惟獨立沙磧中白草黃雲四無邊
際正彷徨間爲一鬼將去至一官府甚見詰辱云是雖
無恥命尙未終此杖一百驅之返杖乃鐵鑄不勝楚毒
復暈絕及漸蘇則回生矣視其股果杖痕重疊駐防大
臣巴公曰是已受冥罰姦罪可勿重科矣先生烏魯木
齊雜詩有曰鴛鴦畢竟不雙飛天上人間舊願違白草

蕭蕭埋旅櫬一生腸斷華山畿

飛天夜叉

先生在烏魯木齊把總蔡良揀言此地初定時嘗巡曉至南山深處日色薄暮似見隔澗有人影疑爲盜伏叢莽中密偵之見一人戎裝坐磐石上數卒侍立貌皆猙獰其語稍遠不可辨惟見指揮一卒自石洞中呼六女子出並姣麗白皙所衣皆繪綵各反縛其手齧齧俛首跪以次引至坐者前褫下裳伏地鞭之流血號呼悽慘聲徹林谷鞭訖徑去六女戰慄跪送望不見影乃嗚咽歸洞其地一射可及而澗深崖陡無路可通乃使弓力强者攢射對崖一樹有兩矢著樹上用以爲識明日迂回數十里尋至其處則洞口塵封乘炬而入曲折約深四丈許絕無行跡不知昨所遇者何神其所鞭者又何物或曰此飛天夜叉化爲女子者也

虎張

新安程生名敦有族人家深山中後圃園亭頗有幽趣生往候之迨晚則鍵莊門蓋其地有虎也一日初更時月色微明狂風驟作一僮欲請鑰出口僮輩止之不可主人親曉諭之僮不得已私欲越垣而出以高峻不得升忽聞垣外有虎嘯聲主人乃令衆僕挾持此僮顛狂

撞叫不省人事生知有異親登小樓覘之則見有一短頸人在垣外以磚擊垣每擊則此僮輒叫呼欲出不擊良定生及主人皆知必虎俵也乃持此僮愈力僮叫呼良久忽變作豕聲便溺俱下其矢亦成猪矢矣園中之人大驚至五鼓此僮睡去天曉時生及主人復登樓覘則見一虎自西邊馘薄中躍去而俵不復見矣

狼牙

凡猛獸皆以爪牙鈿利故能搏噬而古者獨稱狼牙者但以爲尖利害物耳數年前甘泉令某一日自外返署見快役班房繫一小獸如犬而雙眼淺綠色意其爲狼

詢之果公乃牽入署有幕客某以烟桿戳其口小狼露齧作欲喘狀諦視之其牙潔白大小參差不齊而其齧生成一片非若人與他獸之分掛編次也因恍然悟古人以狼牙名兵器蓋取諸此而狼之狼戾恃有此牙亦天之賦與獨異若人之駢脅猿之通臂然

樓怪

西安省城四府街有王太守宅太守官浙中宅久闕鎖留僕守之一日鄰人遠望見其後樓懸燈數十盞趨至詢其僕啟門視之寂然無物又有童子數人白日往遊至後樓見有白鬚老人憑樓窗下視羣譁之老人忽吐

舌長丈餘至地大駭而散乾隆某年太守緣事此宅入官同寅乾州高公名璨者買之所屬武功黃令景畧赴省借宿夏月晝卧前廳傍晚乍醒北牕自啟有物黑面赤睛來窺黃大呼而起率眾僕逐之不見高公赴省前在長安任卷宗箱置後樓一日查舊案令廝役上樓啟之見巨蛇蟠據箱側大駭走白高公親往視之無有矣高因不敢居忽一日晚間後樓失火官吏救之惟後樓燼焉院中有白骨一堆長安令周小亭撥視之有大牙十數長各五寸餘別無他異秦方伯舒觀察皆取一二枚以去人皆云此怪已白焚死高公擢寧武太守始

遷居之今將此宅轉鬻於前蓋屋令楊翊亭竟無他異

武進兩異事

武進之北鄉土名尤村有某姓誕一兒暴長甫十一月而長三尺每啖飯三巨椀或餌以粉資能盡七枚然不能言尚卧筐籃需人提抱此乾隆五十五年事

毘陵郡北隅有秦姓婦忽誕一兒狀貌猙惡頭有兩角角隱隱復有兩目徧身青色多肉塊磊磊勢長數寸纖細如燈草啼聲亦甚異其家以為妖埋之廢園旁翼日人過猶聞地下作啾啾聲此五十五年八月事

有子廟講書

西江周駕軒太史新舉孝廉赴北闈會試路過鄒魯間
夢人引至一處棟宇巍毅上書有子廟三字心疑之以
爲有子配享聖人久矣此地何以另立有廟俄而召人
上坐有古木冠者年五十許髮眉蒼秀揖而進之命之
旁坐曰汝西江名士可知論語第二章孝弟也者其爲
仁之本歟作何解周曰仁爲五德之首孝弟又爲仁德
之首有子曰非也古字人與仁通我首句其爲人也孝
弟末句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歟其義一也漢宋諸儒
不識仁字卽人字將个孝弟放在仁外反添枝節汝到
世間爲我曉示諸生也周唯唯而出是年卽中進士入
詞林余遂并有仁焉之仁卽人字則此章仁之爲人當
亦無疑

米元章顯聖

燕湖鮑某工畫專學米元章竟能得其大概且又能烘
染紙作舊色識者莫辨南北骨董家購者甚多因之致
富一日作畫倦矣坐而假寐忽見一人唐巾宋服登其
庭罵曰我米元章也汝學我畫僅得皮毛而欺世取財
將來千百世後道元章之畫不過如此則我之身分姓
名俱爲汝糟塌矣因袖中出一石擊其右肱鮑覺酸痛
一驚而醒從此握筆腕痛難勝執筆數錢依然無恙

麒麟喊冤

有邱生者吳人也幼習時文屢試不售怒曰宋儒悞我乃盡燒其講章語錄而從事於考据之學奉鄭康成孔穎達爲聖人而渺視程朱家貧遊學楚蜀過峩眉山坐古松之下溫習儀禮註疏有白額虎銜之而去行數里乃擲於深谷中虎竟去邱心悔當是背宋儒之報也方懊惱間見谷旁有石門大開邱走入則殿宇巍峩署曰文明殿兩旁羅列書籍百萬莫知其數邱掀翻書目謂必以六經冠首不意翻畢竟無有也心疑之旁有古衣冠者倚門而立邱揖而問曰此處何神所居曰蒼聖邱

問蒼聖始制文字自該萬卷橫陳獨無古六經何耶古衣冠者曰向來原有此書但名詩書周易不名經也自漢人多事名曰六經造作注疏穿鑿附會致動上帝之怒責蒼聖造字生此厲階從此文明殿中撒去注疏致汝掀翻不得邱問注疏何以上千天怒曰此事原委甚長汝且靜聽我言汝可知萬國九州只有一天乎自盤古開闢以來三皇五帝莫不欽若昊天亦安享郊牛數千年矣忽然東漢末年有五妖神頭戴冕旒身穿龍袞闖入天宮各稱名號其自稱赤熛怒者紅面蝟鬚狀尤悍惡其他兄弟四人衣青者號靈威仰衣黃者號含

樞紐衣白者號曰招拒衣黑者號曰光紀豎眉昂首曉
曉嚶嚶竟欲篡奪上帝之位分據爲五國上帝盤問五
人得姓受命所由來皆瞪目不能荅帝命神兵擒之與
鬪未決適蒼聖朝天奏曰此五神姓名皆識緯妖言漢
人鄭元師弟所傳但召鄭元來則不鬪而自伏矣帝無
可奈何卽命九幽使者召鄭元師弟上殿見其舉止老
成飲酒三百杯不醉遂署文明殿功曹五妖神始帖服
不動凡鄭所奏帝亦頒行世間久之其教有必不能行
者天子冕旒用玉二百八十八片天子之頭幾乎壓死
夏祭地示必服大裘天子之身幾乎喝死只許每日一

食須勸再食天子之腹幾乎餓死喪禮含殮用米二升
四合君大夫口含粱稷四升如角柶不能啟其齒則
尸頰一小穴而納之凡爲子孫者心俱不忍以訛傳訛
習而不察將及千年一日天帝坐紫微宮見雲中飛下
一獸來龍鱗馬鬣喊冤奏曰臣麒麟也不食生蟲不踐
惡草人人稱爲仁獸必待聖人出臣才下世不料有妄
人鄭某孔某者生造注疏說郊天必駁麒麟之皮蒙鼓
方可奏樂信如所言人主郊天一回必殺一麒麟麒麟
何罪遭此屠毒此等議論只好嚇騙黃巾賊見老鄭便
一齊下拜使麒麟見之必唾其面言未畢又見空中雲

續通志卷之五
鬟霞佩率領數婦人珊珊來者跪奏曰妾姜氏周王妃也當時周王勸農妾並不隨行今有妾人鄭某說天子勸農必與王后同行妾想婦人幽閨弱質行不踰闕豈有披霜冒雨出來勸農之理北魏王肅嘗言其非唐人孔穎達將王大加呵斥黨同誣妄一至于此諸婦人齊奏曰妾南國諸侯大夫之妻也夫君外出妾等心憂亦既覲止我心則降言既見而心安此人情也鄭訓覲爲交媾之媾言交精而心降又訓五日爲期六日不詹云婦人五日不御必有思男子而不得之病妾等皆公侯淑女不應貪淫至此麒麟在旁踢足大笑帝問何笑麟

曰諸夫人但知責鄭元不知責戴聖聖造禮經其罪更大臣在周文王靈囿中與振振公子同遊見文王宮女原無定數多不過二三十人並無九嬪二十七世婦人十一御妻之名號亦從不見有金環進之銀環退之之條例文王日昃不暇樂而不淫那得有工夫十五夕而御百餘婦哉戴聖本係賊吏造作宮闈經典以媚昏主而鄭元師弟又從而附會之致後世隋宮每日用烟螺五石開元宮女六萬餘人皆其作俑也且註詩經昏椽靡供言椽是椽婦人之陰此是景十三王傳中之事三代無此慘刑天帝聞之大悔喏曰朕用人過矣召蒼聖

謂曰卿造字原有功于萬世大聖人周公孔子皆出汝門下不料後來俗儒流弊一至于斯何以救之蒼聖奏曰臣兄弟三人同造字臣所造之字都是下行臣弟沮誦佞虛所造之字或右行或左行左右行者行于東西二方下行者行于中華今東西方只一教而中華之教如此紛張惟有召西方明心見性之人學佛未成者來大顯神通將此輩一掃而空之帝曰召佛是矣何以要召學佛不成者蒼聖曰佛無夫妻父子故名異端恐來中國人不能信惟有少時借佛書祭寃一番中年遁歸周孔者謂名人士才月身軀某某最佳麒麟在旁

爭之曰楚固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據漢儒麟鼓刻天之說不過麒麟晦氣而天帝尙得一頓飽餐若宋儒主持名教訓天命之謂性云天卽理也古帝王只有祭天者無祭理者將來天帝血食不從此而斬斷乎不但此也恐尖嘴雷神還要來鬧帝曰何也曰朱註有盛饌三句云敬生人之禮非以其饌也下文註迅雷必變云敬天之怒豈非下文暗藏不以其雷耶從此雷公没人怕了雷公豈肯甘心天帝笑曰汝言亦是但氣運各有盛衰朕亦不能作主姑且召明心見性之人試其伎倆何如俄見蒼聖帶領宋儒上殿有褒衣博冠手執太極圖

者有閉目指心目稱常惺惺者有拈花弄月自號活潑
潑地者最後四人打一木桶上放稻草干枝曰此稻桶
也自孔孟亡後無人能扛此桶唐人韓愈妄想扛桶被
我取他與大顛和尚書札搜出真贓把他所扛之桶多
掀翻了何況鄭孔敢與我四人爲難乎言未畢果見赤
熒怒白招拒五妖神爬牆穴洞偃旗息鼓而逃天帝大
喜卽命此四人權攝文明殿功曹此漢學所以不昌而
又明殿之所以無註疏也邱問旣如此何以架上不收
宋儒註疏乎曰一談豈容再誤宋儒此座亦恐終不能
久現在陸王二姓 本朝趙息齋李剛主毛西河等都

與爲難方談論間忽聞鐘鼓聲內聞蒼聖傳旨云朕命
白虎馱邱生來原惡其自矜漢學凌蔑百家挾天子以
令諸侯故有投畀豺虎之意今聞渠已悔悛可賜山中
雲霧茶一杯領其出山俾述所聞可以曉世古衣冠者
引行曲澗中邱因問曰據蒼聖之言漢學不可從據麒麟
麟之言宋儒又不足取然則我將安歸神曰隨之時義
大矣哉士君子相時而動故曰順天者昌卽如神道設
教蔣帝旣衰闕帝自興此眼前之明証也當漢學盛時
晉朝王弼注易罵鄭康成爲老奴康成白晝現形立索
其命而去元行冲有言今人寧道孔聖誤謔言鄭孔非

亦怕康成作祟故也今氣運既衰其鬼不靈而人亦少
談孔鄭矣當宋學盛時元朝祭朱考亭至于呼太祖御
名成吉思而祭尊與天同明祖登極又聘宋金華四先
生等講學皆考亭之小門生也一脉相傳頒行四書大
全通行天下捆縛聰明才智之人一遵其說不讀他書
揚升菴有言蟲有應聲者今之儒生皆宋儒之應聲蟲
也子不作應聲蟲安能拾取科名上報君父乎邱曰然
則上帝亦好時文八股耶古衣冠者大笑曰上帝非秀
才安用時文不特帝所無時文卽鄉嫂洞二酉山亦從
無此腐爛之物細字小板古書亦無此惡樣邱曰然

則時文科甲中何以出許多豪傑神曰士如魚也釣之
可得射之可得網之亦可得大者蛟螭小者魴鱖皆水
所生不因釣射網罟而有異焉歷代以經學取爲名臣
者若而人以詩賦策論取爲名臣者若而人以時文取
爲名臣者若而人豪傑之士豈爲功令所束而遂淹沒
哉汝試看呂蒙拔于盜賊郭子儀起于縲紲盜賊罪人
中尙且有人而况于時文科目耶邱問上帝何好曰好
詩文問何以知之曰汝試想上帝白玉樓成何以不召
老成人馬季常并大春作記而召一少年佻儻之李長
吉耶海上仙龕芙蓉城主何以不召周程張朱聚徒講

學者居之而召一好酒及色之白居易豪縱不羈之石曼卿耶邱恍然大悟乃再拜曰如神人所言某將棄漢學宋學而從事於詩文何如神曰子又悞矣人之資性各有短長著作之才水也果有本源自成江河考據講學火也胸中無物必附物而後有所表彰如火之必附於薪炭也子天性中本無所有焉得不首鼠兩端且子既精漢學矣試問帝王所食之米何名邱不能荅神曰康成注釋之漉漉云春之播之使趨於鑿粟一石爲糲春一斗爲稗又去八升爲鑿又去九升爲侍御侍御者王所食也子試思米春至八九次其糲稗糠粃將何所歸天故專生此一流殮煖穀而飽穉稗之人或瑣屑者據或迂濶講學各就所長自成一隊常見孔聖如來老聃空中相遇彼此微笑一拱而過絕不交言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邱聞之色若死灰意流連不出神曰子休矣子被虎銜落山澗袖中所帶儀禮注疏嚼食者過半矣盧速歸乎邱再拜出洞至今猶存

大通和尚

吳門某進士通禪理立志成佛聞天台山僧名大通者年一百二十歲矣乃徒步訪焉兩扣茅蓬解不見進士蹉門一日僧召入問汝來何爲曰願學佛曰君非某尙

書之子歟曰然今尙在乎曰在有妻子乎曰有僧曰君
悞矣佛性慈悲汝父尙在妻尙存而忍心別父棄妻貪
圖作佛此心可以見得佛否進士不能答僧又問成佛
必須功德汝立何功曰我遇荒年必倡捐賑粥遇棺槨
必掩埋年年買活物放生僧曰凡有心積德以徼福者
與無德者同猶之律上過失殺人雖殺不抵命也汝貪
成佛而強爲諸善何功之有汝果要學佛當先學我
便從此刻學起我坐則坐我食則食我瘦弱則瘦弱我眠
則眠汝能照樣行乎曰能僧長嘆一聲便閉目坐榻上
一日不語不飲不食不眠不起一瘦弱進士骨節酸楚腹
中雷鳴溲溺俱下而僧不知也不得已起跪僧前願且
還家僧亦不荅拱手微笑而送出焉

掠剩鬼

廣陵法雲寺僧珉楚常與中山賈人章某親狎章死楚
爲設齋誦經數月忽遇章於市楚未食章卽延入飯店
爲置胡餅旣食楚問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吾以小罪
未免今配爲揚州掠剩鬼問何謂剩鬼曰凡吏人賈販
利息皆有數過常數得之卽爲餘剩吾得掠而有之今
人間如吾輩甚多因指路人曰某某皆是頃之有一僧
過指曰此僧亦是因召至與語良久僧亦不見楚與章

南行遇一婦人賣花章曰此婦人亦鬼所賣花亦鬼所用之花人間無用章出數錢買之以贈楚曰凡見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卽辭告而去其花紅芳可愛而甚重楚亦昏然而歸路中人見花頗有笑者至寺北門自念吾與鬼同遊復持鬼花殊覺不祥卽擲花溝中濺水有聲旣歸同院人覺其色甚異以爲中惡競持湯藥救之良久乃蘇具言其故因相與覆視其花乃一死人手也

續新齊諧第五

續新齊諧卷六

隨園戲編

多官

多官閩莆田人襁褓失怙恃嫂鄭氏乳之長而美麗兒嫂皆愛之兄遠賈外出或經年不歸嫂常居母家攜叔去令出就外傅邑有葉先生授徒於家多官往學焉汪西陳仲韶貴公子也年十八舉於鄉兄宦閩以喪偶故往省路出莆田值雨遭多官於道神爲之奪下輿隨行多官回顧見其搨鮮衣曳粉靴走泥淖中狀若狂癡心頗疑之仲韶卒尾至其家苦不得入訪於鄰始知爲多

官自書塾歸乃至其嫂家也仲韶抵兄署與其嬖京兒謀欲得多官京日子益以遊學請諸兄允則事濟矣兄果喜仲託莆令修厚費於葉葉館以公子禮不知爲先達也仲遍謁同學多官出見駭然良久心知客爲已來自是絕不過從惟扃戶而讀居匝月終無由通欵一夕聞多官呻吟聲瞰之病卧在床葉偕醫來診其脉曰虛怯將脫非參四兩不治葉聞欲送之歸仲韶勃然曰渠家貧安能辦此卽歸亦死耳立啟篋出金授醫復語葉曰有故悉我任遂親侍湯藥衣不解帶者半月有餘多官旋愈深德仲韶于是來往頗密然終無戲容仲無間

可入復謀於京兒京曰吾知其感公子矣不知其愛公子否可佯病試之如其言多官來亦如仲之侍已疾者京兒賄醫詭云藥中須人臂血疾始可治命京京佯不可多官在旁無語至暗中乃刺血和藥以進仲知之大喜以爲從此可動也適兄薦荐入都招仲偕往多官聞之乃夜就仲室曰曩者公子傾金活我非愛我故耶今行有日矣義不忍負公子請締三日好誓守此身以待卽宿於仲所三日仲乃行葉有甥名淳者性淫惡而頗饒膂力涎多官美欲與狎不可一日仲韶使至多官置來書案上出詢仲起居淳潛入見仰書多親妮語喜曰

新齊言
是可劫也多官來袖書示之曰汝從陳公子獨不可從
我乎多官初欲拒之已而思有書在慮不能滅其迹復
佯笑曰若還吾書今夕當從汝淳喜還書而出多官焚
之乃作二札一與仲訣一以告嫂納諸篋即取所佩刀
自剄嫂聞信至啟篋得書訟其事淳瘦死獄中仲韶歸
見所遺書一慟幾絕感其義誓不再娶一夕夢多官來
曰不可以我故廢君祀君娶我將爲君後從之果舉一
子眉目絕似多官因名喜多先是京兒與謀時曰多官
洵美但眉目間英氣太重充其量可以爲忠臣烈士慮
不善終耳後果如其言

祈夢二則

宜興士人少時到于忠肅廟中祈夢夜夢神旁皂隸來
摸其臀與之狎士人憤怒大叫而醒以爲忠肅不能御
下何足敬也遍告親友後士人成進士選湖廣龍陽縣
十餘年卒於任所

趙笠亭祈夢于墳夢見少保憑几坐几上燃燭二枝上
有綠字書冠冕通南極文章列上台兩句以爲大吉兆
後竟以疾亡將殯諸門弟相率臨奠設筵告祭其筵前
燭二枝綠字所書卽此二句

鬼被衝散團合最難

紹興傅長純館胡撫軍寶瓊署一日胡出堂理事畢來告幕中諸友云適坐堂上有皂役倉猝後至甫入門俄一鬼趨出與皂相值爲皂衝仆其鬼四肢悉散墮地上耳目口鼻手足腰腹如剝開者蠕蠕能動久之漸漸接續又良久復起而去胡視皂役之氣頗旺鬼誤值爲其其氣攝住故不得退避而衝倒也其倒時皂竟不知旁廊下有鬼多笑之而不前

石板中怪

桐城朱書樓云其父昔居巢縣去其家里許有山險峻不通人跡一日佃戶來報山上木魚聲響從未見有僧

往來請偵視之其父率佃戶數十人披荆斬棘而上見山頂石洞中有老僧跌坐蒲團敲木魚念佛問從何來僧不荅問需齋供否曰吾辟穀多年奚用齋爲言畢閉目而坐衆驚異下山朱歸告其母母曰是神僧也我有蓄金五百汝爲我建佛閣於山上供養此僧朱遂率衆鳩工僧忽出洞指所立處曰此下若見石板慎勿輕動動則妖出衆不信以爲石下或有窖金趨僧不在時其力掘起忽黑氣冲天飛砂迷目僧急出洞曰妖已遁矣不信吾言致爲人祟奈何工未完果有方姓家奴被二女妖纏擾幾死其主倉皇來告僧求救僧遂下山建壇

豎七星燈咒語移時雙袖一揮向空喝曰汝幽禁雖久
野性尙存速隨吾上山修煉是夕方姓家遂安嗣後有
上山者常見僧旁有二美女侍立執卷焚香丰姿綽約
羣以爲異如是者六年一日僧召朱謂曰予號大容曾
遇異人指點出家今道行已滿明日卽當飛昇二妖已
皈飭法自往他處修真但與方姓尙有宿愆吾化後須
供渠七日消除此案及明日僧舉火自焚於是二女復
至方家附奴身上索酒食曰吾已千年未曾看戲可爲
我演戲七本我才看和尚面上甘心饒汝方從之演畢
寂然惟正廳卓上留紅帖一張大書媽紅環翠謝戲六

字

僵尸貪財

金陵張愚谷與李某交好全買貨廣東張有事南歸李
托帶家信張歸後寄信李家見有棺在堂知李父亡矣
爲設祭行禮李家德之其妻出見年才二十餘貌頗妍
雅設饌款張時天晚矣留張宿其家宿處與停棺之所
隔一天井至夜二鼓月色大明見李妻從內出在牕縫
中相窺張愕然以爲男女嫌疑之際不應如此倘推門
而人當正色拒之旋見此婦手持一炷香向其翁靈前
喃喃然若有所訴畢仍至張所住處將腰帶解下繫

縛其門上鐵環徐徐步去張愈驚疑不敢上床就寢忽聞停棺之所豁然有聲則棺蓋落地坐起一人面色深黑兩眼凹陷中有綠睛閃閃猙獰異常大步走出直奔張所作鬼嘯一聲陰風四起門上所縛帶登時寸斷張竭力攔門力竟不敵尸一衝而入幸其旁有大木厨一口張推厨攔尸厨倒正壓尸身尸倒在厨下而張亦昏迷不醒矣李妻聞變率家丁持燭奔至將薑湯灌醒張而告之曰此妾翁也素行不端死後變作僵尸常出爲祟性最愛財前夜托夢於我曰將有寄信人張某來我家身帶二百金我將害殺其身而取之以一半置我棺

中以一半賜汝家用妾以爲妖夢不信其語不料君果來宿於此我故焚香禱祝勸其勿蒙惡念怕他推門害君故以帶縛住門環而不料鬼力如是之大也乃與家丁在其戶入棺張勸作速火化以斷其妖曰久有此意以翁故於心不忍今不得不從俗矣張助以作道場之費召名僧爲超度而焚之其家始安

黃鼠狼着紙衣呼小將

李半仙奉天人其師黃某爲吾杭方伯國公棟王戊辰師爲通州牧過於仁慈上司劾其縱賊殃民發遣奉天授徒教讀見半仙日子可傳道非功名中人半仙叩首

聽命令其拜斗四十九日授書一卷劍一日遂能驅邪
治病黃公每歲至海濱來去萬里甚速限滿放歸不知所
終蓋有道術者李君每歲一至京師住國公宅往往見
其役鬼使神頗有效驗一日有狐仙延請赴冥所設猪
羊雞鴨等肉率皆淡食不食鹽醬左右侍立捧盤饌者
皆極大黃鼠狼人立而衣紙衣每爲黃小物惟主人則
狐而人形衣綢緞焉李怪而問之曰君輩福薄只宜着
紙衣一着綢則病一着緞即死今日所以奉請者有所
求也吾曹子孫輩每有在外間無狀者祈法師遇有此
等事以文書牒我俾我以家法處置幸勿傷其性命如

有文書可焚于紫禁城門灣之城腳下呼黃小將三聲
我卽領受李唯唯而出有患瘰癧病爲冤纏者半仙爲禳
解之若爲妖魅驅之不去則作法斬之用米一斗捧劍
於中焚符誦咒劍自飛舞斫于門柱有怪毛毳毳然截
八寸餘病者獲安李卽辭去從不受謝

徐明府幕中二事

徐公名振甲初宰句容有仲姓戚司刑名事句曲皆山
產雉兔麀狍之類每歲召獵戶捕取供上憲以爲土物
徐公一日召獵戶於署中試放火鎗轟然震響仲姓失
色竄匿於隱處屏息不動至晚竟之不得遣人出城追

逐直至省垣避匿一小菴中署中人多言仲本女狐所
生故也後徐調任清河赴省過余留飲語余曰余幕中
諸友多有外癖家人輩有拂其寵僮之意者幕友卽欲
辭去以此小事甚費周旋以致此風大熾署中諸犬效
之兩雄相偶豈非絕倒座中廣文孫公曰此何足異余
家牝鴨與牝雞每作雌雄相偶之狀更可嗤也

同服琉璃效驗各別

琉璃有毒人人所知然服之而壽考康寧者有之疽發
於背於頸死者有之禍福互異由各人體氣本不相全
也本朝託冢宰庸於冬至日嚼雪吞冰不知其冷也

稱陽臟故然尹文端公隆冬不戴貂帽戴則雖大雪中
汗出如雨宋夏英公服鍾乳琉璃偶離此二味則手足
如水真不可解也杭州王畫師材常服琉璃久之毛孔
中常突起小泡青烟一道直射而出皆作琉璃氣據云
其毒從毛孔中出便無他患至今其人年高卒無恙云

夜航船二則

杭州夜航船夜行百里男女雜沓中隔以板仁和張姓
少年素性佻捷以風流自命搭船將往富陽窺板縫有
少艾向渠似笑非笑張以爲有意於已也夜眠至三鼓
衆客睡熟隔板忽開有人以手摸其下體少年大喜過

望挺其陰使摸而急伸手摸彼宛然女子也遂爬身而入彼此不通一語極雲雨之歡雞鳴時少年起身將過艙其女繫抱不放少年以爲愛已愈益綢繆及天漸明照見此女頭上蕭蕭白髮方大驚女曰我街頭乞丐婆也今年六十餘無夫無子女無親戚正愁無處託身不料昨晚蒙君見愛俗說一夜夫妻百夜恩君今卽我丈夫情願寄托此身不要分文財禮跟着相公有粥吃粥有飯喫飯何如少年窘急喊衆人求救衆齊起歡笑勸少年酬以十餘金老嫗始放少年回艙回看彼少艾又復對少年大笑

柴東升先生搭夜航船往吳興船中老少十五人船中客多不免挨擠而卧半夜忽聞一陝西聲口者大罵小子無禮擒一人痛毆之喊叫我今年五十八歲了從未幹這營生今被汝乘我睡熟將陽物插入我穀道中我受痛驚醒傷我父母遺體死見不得祖宗諸公不信請看我兩脣上他擦上唾沫尙淋漓未乾被毆者寂無一語柴與諸客一齊打火起坐爲之勸解見一少年羞慚滿面被老翁拳傷其鼻血流滿臉柴問翁何業曰我陝西同州人訓蒙爲業一生講理學行袁了凡功過格從不起一點淫慾之念如何受此孽報柴先生笑曰翁行

功過格能濟人之急亦一功也若竟毆殺此人則過大矣我等押無禮人爲翁叩頭服罪並各出錢二百買酒肉祀水神爲翁懺悔何如翁首肯之始將少年釋放天明諸客聚笑勸飲老翁高坐大啖被毆者低頭不飲則有一少年笑吃吃不休裝束類戲班小旦衆方知彼所約夜間行歡者乃此人也

盛林基

乾隆四十一年樂安縣民盛林基年三十二歲家有一母一妹忽一日以切菜刀斷其母妹二人之頭高置几上買香花燈燭而供奉之其鄉鄰驚問何故笑曰送他

兩人到極好處去成佛我不過盡孝道耳總甲報官來驗坦然出迎口供與對鄉鄰之言如一官請王命凌遲其人含笑就死亦無一言據鄰人云此人平時待母頗盡孝道與妹亦甚和睦

趙友諒宮刑一案

趙成者陝西山陽城中人素無賴老而益惡姦其子婦婦不從持刀相逼婦不得已從之而心終不願私與其子友諒謀遷遠處以避之其戚牛廷輝住某村離城三十里遂往其村對山築舍而居彼此便相叫應居月餘趙成得信追踪而往并持食物往拜牛廷輝牛設饌款

待鄉鄰畢集席間客嚴七與牛至好問牛近況牛告以
生意不好賣兩驢得銀三十兩以十金買米修屋家中
僅存二十金等語趙成欲通其媳厭友諒在傍礙難下
手知鄰人有孫四者凶惡異常且有膂力一村人所畏
也乃往與謀殺牛廷輝分其所贖金孫四初不允趙成
曰我媳婦甚美汝能助我殺牛廷輝嫁禍於友諒友諒
抵罪則我卽以媳婦配汝不止一人分十金也孫四心
動竟慨然以殺牛爲已任是夜與趙成持刀直入牛家
友諒見局勢不好逃入山洞中孫趙兩人竟將牛氏一
家夫婦子女全行殺盡而往報官云是友諒所殺縣官

路學宏急遣役往拿見友諒匿山洞中形跡可疑遂加
刑訊友諒不忍証其父而又受刑不起遂痛哭誣服然
殺牛家之刀原是孫四家物趙家所無他屢供藏刀之
處屢搜不得路公以凶器未得終非信讞遂疊審拖延
連累席間飲酒鄉鄰十餘人家產爲空一日捕役方帶
趙成覆訊成自喜案結矣策蹇高歌其媳見而罵曰俗
云虎毒不食兒翁自己殺人嫁禍於兒子拖累鄉鄰猶
快活高唱曲耶一人作事一人當天地鬼神肯饒翁否
趙成面赤口噤捕役以其情急問於官官始窮問趙成
初不服燒毒烟熏其鼻方輸實情按律殺死一家五人

者亦須一家五人抵償按察使秦公與撫臺某傷其子
之孝獄奏時爲加夾片序其情節奉 上諭趙友諒情
似可憫然趙成凶惡已極此等人豈可使之有後趙成
菁凌遲處死其子友諒可加宮刑百日滿後充發黑龍
江

換尸冤雪

京師順承門外有甲與乙口角相鬪者甲拳傷乙喉氣
絕仆地時天已晚路上人將兇手縛置營房以尸交兩
營兵看守待明早報官會天雨雪一卒老病畏寒向年
壯者云我歸家添衣服喝酒畧耽延便來年壯者許之

其人久而不至年壯者亦買酒取煖醉睡帳房旦
尸隱不見方驚愕問年老者亦至曰我已報司馬官
卽時來驗矣年壯者曰尸竟遺失官來無可驗我二人
罪大奈何老卒沉思良久曰我有一計某處荒地前有
人昇一棺來似是新死之人口尙未壞我與你打破其
棺扛尸來此以冒抵之庶可免罪年壯者以爲然依計
而行少頃官來驗尸則額角上有長釘一條流血被面
問兇手兇手曰我實失手打死此人並未加釘釘額且
此尸面貌並非我所毆之人官不能斷正喧嚷間有一
男子大呼而人曰此事與甲無干我乃被毆仆地之人

初時氣絕仆地既而蘇醒還家實未死也官始將兇手
放釋而查問荒地扛棺來厝之人細加推究釘額之尸
姓劉名況以染工爲業妻與人奸乘劉醉與奸夫釘殺
之也乃釋甲而置奸夫於法旁觀者曰尸非可換之物
而兩營兵奇計如此此非營兵之愚也乃暗中鬼神之
巧也

凡肉身仙佛俱非真體

余每遊刹院見肉身菩薩大概渾身用生漆灰布叩之
豪豪有聲雖腿筋盤屈隱隱可見而脰頸總歪在武夷
山見草鞋仙姓程名良坐石洞中在九華山見無瑕和

尚皆兩目下垂無睛搖其頭而動叩其齒皆蛀朽脫落
惟廣西永州無量壽佛雖肉身而頭獨端正心常疑之
後有人云順治間有邢秀才讀書村寺中黃昏出門小
步聞有人哀號云我不願作佛邢爬上樹窺窺之見衆
僧環向一僧合掌作禮祝其早生西天旁置一鐵條長
三四尺許邢不解其故聞郡中喧傳某日活佛升天請
大眾燒香禮拜來者萬餘人邢往觀之升天者卽口呼
不願作佛之僧也業已扛工香臺將焚化矣急告官相
驗則僧已死蓮花座上血涔涔滴滿殼道中有鉄釘一
條直貫其頂官拘拿惡僧訊問云燒此僧以取香火錢

財非用鉄釘則臨死頭歪不能端直故也乃盡置諸法
而一時燒香許愿者方大悔走散全州佛廟大門外有
坟一座相傳某御史入廟禮佛欲試是否肉身取針刺
佛之耳鮮血流出御史大驚出廟顛仆而死其家卽葬
之於廟門外以示戒也余觀坟上碑但記前朝姓名某
而並無此語余雖不刺佛然剝其所施衣彩十三層叩
其胸而彈之亦自覺無禮矣

動靜石

南雁宕有動靜石二座大如七架梁之屋一動一靜上
下相壓遊者卧石上以脚撐之雖七八歲童子能使離
關尺許轟然有聲倘用手推雖輿夫十餘人不能動其
毫末此皆天地間物理有不可解者

玉女峯

雁宕有石如女子獨立長五丈餘頭有髻形杜鵑花開
紅滿一頭恰無一朵拂其面上者袍色微紅裙色慘綠
若天然染就狀界畫分明衣褶之痕宛然若織

廬山禹碑

廬山宗生菴旁有谷巖泉泉有石洞險而深有人龜身
而下得一碑上有禹王大篆六字釋文曰洪荒漾余乃
斡星子令丁正心在蓮花池席上爲余言

飛鐘啞鐘妖鐘

武夷伏虎山之巔有鐘繫焉相傳唐時飛來離地三十餘丈無人能擊故又號啞鐘張家口外總管廟有妖鐘三更外無故自鳴

鼠渡江

乾隆五十年有鼠數萬銜尾渡江大小不一在水颯颯有聲須臾間江面里許爲其所蔽毛船工云上江必有水災至七月間來安全椒二縣起蛟田堤盡壞

鵬過

康熙六十年余才七歲初上學堂七月三日才喫午飯忽然天黑如夜未數刻而天漸明紅日照耀室中恍如雲或云此大鵬鳥飛過也莊周所云翼若垂天之雲竟非虛語

石中玉碗

乾隆五十五年荊州大水周王山崩有璞石隨流而下耕人以鋤擊之中得蓋碗溫潤潔白無雕刻而有血沁周圍六寸許惜石破而碗已傷羣不解碗何以生石中或曰此必千年前富貴人家玉碗墜入泥中泥久氣燥變而爲石故將碗裹在石內

瓜子妖

陶方伯在江寧署中與僕某劉某相友善中秋招二人
飲酒各把瓜子散步階下且行且談被風吹數子落在
土中夏間其地忽發瓜籐漸長漸大俄結三瓜其大如
斗一時賀者紛紛以爲祥瑞三人聞之亦自得也未一
年陶以書案被罪濮以療疾卒劉癩疾大作血肉潰爛
而亡

琴變

金陵吳觀星工琴常爲余言琴是先王雅樂不過口頭
語耳未之信也年五十時爲趙都統所逼命彈寄生草
旁有伶人唱淫冶小調以和之忽然風雷一聲七絃俱
斷仰視青天並無雲采都統舉家失色從此遇公卿彈
琴必焚香淨手非古調不彈矣

古北口城樓火箭匣

乾隆六年嘉興知府楊景震爲盧案謫成軍臺登古北
口城樓上有一銅匣封鎖甚固相傳明代總兵戚繼光
所留過客不許開看楊撫玩良久見匣上金鐫一震卦
笑曰匣上卦名震與我名景震相應我當開之啟其蓋
飛出火箭一枝着于對面景德廟正殿柱上登時火起
將殿宇僧房焚燒殆盡

官受妓噴

楊鏡村作蘇州太守娼禁甚寬某太守治蘇州咎妓其
酷後兩人俱解組矣偶過江都有巨公某延之飲酒座
有三妓皆蘇人也主人戲問蘇州官長賢否三人但認
識楊公不認識某公齊聲對曰楊太老爺待奴輩仁慈
并禁地方衙役光棍嚇詐此等官府自然公侯萬代後
來某大老爺拿奴輩夫非管卽楞并教供出嫖客姓名
以便他嚇詐取錢不供便打如此等官世世子孫要做
奴輩這行生意的舉座大笑某公不終席登車而去

京中新婚

北京某婚與南方不全邵又房娶妻南方諸同年賀之

意欲開房拜見新人也不料花轎一到直進內房新郎
彎弓而出向轎簾三發響箭然後抱新人出轎則亂髮
蓬鬆紅綢裹首新郎以秤幹挑下紅中不行交拜之禮
便對坐床上伴婆二人持紅毡將四面牆楞通身遮蔽
進大餃一箇剖之中藏小餃百餘兩新人飲酒啖餃畢
脫衣交頸而睡次日雞鳴公公秉燭早起禮拜天地灶
神祖廟過五日後方才宴客本日賀者全無茶酒饑渴
而退或嘲之曰京裏新婚大不同轎兒抬進洞房中硬
弓對臉先三箭大餃蒸來再一鐘秤幹一挑休作搗紅
毡四裹不通風明朝天地祖宗灶拜得腰疼是阿公

張趙闢富

康熙間河道總督趙世顯與裏河同知張灝闢富張請
河臺飲酒樹林上張燈六千盞高高下下銀河錯落兵
役三百人點燭剪煤呼叫嘈雜人以為豪越半月趙回
席請張加燈萬盞而點燭剪煤者不過十餘人中外肅
然人疑其必難應用及吩咐張燈則颯然有聲萬盞齊
明並不剪煤而通宵光燄張大慚然不解其故重賄其
奴方知趙用火藥線穿連於燭心之首纍纍然每一線
貫穿百盞燒一線則頃刻之間百盞明矣用輕羅爲燭
心每燭半寸暗藏極小炮竹爆聲腦膊燭煤盡飛下燭
剪也鹽商安麓村請趙飲酒十里之外燈綵如雲至其
家東廂西舍珍奇古玩羅列無算趙顧之如無有也直
至酒酣席徹人燕室小坐美女二人捧雙錦盒呈上號
小頑意趙啟之則關東活貂鼠二尾躍然而出拱手向
趙趙始啞然一笑曰今日費你心了

未爾致

康熙間朱爾致以邪術惑人有神仙之號名重京師王
公皆折節下之惟三登熊文貞公之門終不得見一日
朱又往告司閹云相公今日着何服食何菜坐何處地
方我一一皆知司閹者以其言皆中驚白相公公笑曰

朱某所測我者果件件不錯可謂仙矣第我心上有不
喜見妖人五個字渠竟茫然不知可以謂之仙乎聞以
告朱朱慚沮而退相傳朱與張真人鬪法以所喫茶盃
擲空中若有人捧者竟不落下張笑而不言朱有自矜
之色囁張不能爲此法張曰我非不能也慮破者法故
不爲也朱固請張不得已亦擲一盃則張盃停於空中
而朱盃落矣或問真人真人曰彼所倚者妖狐也我所
役者五雷正神也正神騰空則妖狐逃矣亡何樂遂賤
梁制府說三事

同年梁懋亭制府總督直隸自言五歲時有外祖母楊
氏無所依倚就養女家得育疾卧床能將緞被寸寸裂
之亦不知其指力之勇從何來也一日召梁太夫人曰
外孫二官以後切不可許其立床邊他渾身是火近之將
人炙痛現在我跟前某姑某舅人雖物故而於我有情
時來與我談笑一見二官到無不爬牆升屋而逃者使
我心大不安梁太夫人卽手磨公出公不敢再入時於
窗縫中窺探楊已知覺蹙額曰二官這小兒又來作鬧
了速趕他去如其言楊始安寢亡何楊病重氣絕矣良
久復蘇張曰謂梁太夫人曰我魂靈要出去汝家灶神
門神一齊攔住大門說我不是梁氏之人不許我出去

奈何梁太夫人曰當速請高僧來誦經爲母親懺悔求
請何如楊曰不如仍教二官來伺二神一說神必首肯
也太夫人卽率公往門灶前代爲通說頃刻間楊頓自
逝矣

公守良鄉時病瘧甚劇夜夢本邑城隍請見謂公曰我
亦從前此地縣官也上帝以我居官清正命我作城隍
神大人所患之症卽我從前所患之症也後服某藥而
愈今以方授公曰說某藥幾味長揖而去明日服其方
果兩劑而愈查良鄉邑志果有其人

又幸香河時有老翁率其文來喊冤女頗有姿問何冤
曰女爲城隍神所據每夜神以車來迎便痴迷不醒必
到次日辰刻才放女歸女已定婚某家致某家不敢來
娶故求公救公曰我能治民不能治神也翁曰我女說
公來城隍廟行香渠看見城隍神必先出迎公拜神神
避位答禮其敬公如是公肯一言或神肯聽亦未可知
公竊喜自負卽作文書交翁焚而投之次日翁果同女
來謝云昨晚神竟不來迎女矣

官運二則

華雍作淮寧令有 欽差某從廣東來卽日將過其境
華遣長隨張榮備辦公館張故幹僕料理齊全約費百

金而 欽差又奉 旨往他處審案遂不果來張榮正
在徬徨間適逢江西巡撫阿公思哈拿問進京路當過
此張榮乃代主人具手本向前迎接告稟公館已備阿
公大驚以爲素未侔面又非屬員何以有此禮文相迎
而進公館則挂綵張燈牲牢夫役無不齊全喜出意外
乃召張榮而諭之曰我係被罪之人一路人情冷落雖
我所提拔屬吏待我如冰何以爾主如此隆情古道耶
汝主手本我理應璧還今一番感激之心誠恐忘記汝
主姓名權將手本留下以便爲日後圖報之地諭畢親
自作書與華令稱謝再三方上馬去張榮歸以情節告

知士人主人責以多事旁有幕友笑曰此奴辦差費重
不知此出脫叫他從何開消耶主人笑而頷之未二年
阿公起用山西巡撫華四參限滿送部引見奉 旨發
往山西初次到轅稟謁阿公如得至寶遣家人致意司
道曰請大老爺緩見我主恩人到矣卽開中門親迎至
堂下呼老賢弟握手八內羅列酒肴待如上客華長跪
辭謝懼不敢當阿公曰有恩不報我是何等人耶今日
我盡我心明日汝行汝禮盡歡痛飲送上轎而別司道
聞之莫不刮目未半年題陞通判又半年題陞同知再
陞至南安府知府阿公調任河南華亦乞養滿載而歸

賞張榮二千金張亦小康

傅四爺吏部司官中之能員也果毅公訥親掌吏部時凡衆司官說堂有不能了之事喚傅來數言而決訥甚重之故事保舉郎中一正一副有戶部郎中缺出訥公正薦之引見於光明殿傅年入殿門卽跪上覺其駭用副薦者逾年吏部郎中缺出訥公又正薦之傅入殿門又卽跪上不悅謂訥公曰如此等昏人如何保舉訥奏傅某辦事甚好是以屢薦之不料其不習朝儀當是福薄上意亦解未幾又有保舉引見之事將入朝訥公訓之曰汝兩次失儀今次于萬留神勿再蹈前轍

致傷我臉傅唯唯及至引見時各官背履歷畢並無此人訥亦不解其故直至退朝到午門外見傅面目青腫跟踉涕泣而來訥將故曰司官兩次入殿門見一紅袍大人長丈餘將我攔住我不得不跪今番第三次矣我緊記公爺吩咐之言以爲我再見紅袍之人我當直趨而進不受其攔不料其人又在殿上攔我往前一衝把下披我頰提而擲之遂跌在殿外臺坡之下致傷面目不能瞻仰天顏不知前生是何冤孽自知福薄來公爺以後亦不必再保舉我了訥無可奈何諸司官聞之咸爲駭異遣人扶至車上送歸其家隨即病發四日而

亡

錢縣丞

雖寧縣丞錢某權知縣事其地向例有路斃者相驗時
地主出錢八千送官便可結案一日某村來報有投河
死者吏以前例告錢錢往驗屍無傷命即掩埋回公館
後吏送進地主常例錢八千錢將受矣見錢用紅繩穿
繫色甚鮮華不解其故以問吏吏曰地主家貧無力出
此不得已將一女賣與村隣爲妾得價二十四千因係
喜錢故用紅繩耳錢思此錢係逼迫而來不忍濫受卽
召村人詰之員以實告乃并召其買妾者曉之曰我得

人錢而逼之賣女不仁也汝乘其急而買其女不義也
我決不受此錢汝速退歸此女其人唯唯因問賣女者
曰餘錢尚存否曰都作衙門胥役使用矣錢命胥役追
繳則已彼此飲博將錢分散錢慨然顧買女者曰吾僧
爾錢卽命給發原數令村人領女歸家此案遂結無何
錢患背疽昏迷于床夢青衣人召至一處殿宇巍峩上
坐王者謂錢曰汝大數已盡幸有一善事足以抵償汝
知之乎錢茫然不解王者命判官查簿與觀則所載某
年保全賣女一事也判官奏曰此事功德甚大例得延
壽一紀官至五品王首肯之遂令青衣人送其還魂疽

遂霍然錢自此一心行善凡賑飢埋棺等事悉捐貲爲
之官果游擢同知而一紀之期已滿背疽又發家人將
理後事而意尙遲疑且慰錢曰公前有一善壽尙可延
年來善行甚多安知冥中不再爲益筭乎錢笑曰不然
昔之善無所爲而爲之也故陰間重我今之善有所爲
而爲之也恐陰間未必重我此番數盡斷不能逃或者
有心爲善終與有心爲惡者不同或者他生其有報乎
不數日疽潰而卒

續新齊諧第六

